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東萊集二十卷

全華叢書

退補三昇全

重刊呂東萊先生文集序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設立崇
文書局余奉檄督校與同校監
利王子壽比部朝夕過從時余
方搜求遺籍擇其文之足以載
道者付諸手民王君曰求正學

刊遺書而不首登鄉國之先賢
可乎君婺人開婺州理學者呂
東萊先生也其文集猶有存耶
版無恙耶余應之曰是余所童
而習之者今廢讀將二十年矣
惜其版已燬家藏本亦屢因遷

徙散佚不全兵燹以後屢寓書
僚舊以求之而又不果得聞君
有是書善本盍假觀之王君諾
遂出以畀余余大喜如獲拱璧
重付棗梨八閱月歲事嗟乎先
生之文之傳於世者博議一書

猶非其畢生致力者也顧以其
文利舉業世盛行之今讀集中
諸說蓋深有會於天人理學之
原家國脩齊之要其有功於聖
教更非博議可比而習舉業者
每以罕覩其書為憾工既竣以

原本還王君用誌顛末弁之簡
首願有志正學之士熟讀是書
俾知關洛之傳之不絕於南渡
者先生實為津梁焉是為序

同治戊辰春三月郡後學胡鳳

丹月樵甫謹識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婺郡爲小鄒魯居此土者皆言理學之邦至問以理學之淵源則茫無以應卽或能舉其師弟子承傳之詳至叩以諸儒深造自得之旨則猶之茫然也蓋文以載道豈非以文之不傳則其所以爲道者亦無從攷乎婺州之學至何王金許而盛而東萊呂成公首濬其源蓋自其祖正獻公與涑水司馬公同朝往來於河南二程間最契滎陽公則受業二程之門至於南渡北方之學散而呂氏一家獨得中原文獻之傳

其官檢討則識陸象山先生之文於南宮而資其切磋又時時與朱文公張宣公講貫不輟一時濂洛之學煥然昭著今漢陽張公以簪纓名胄出守婺郡重創麗正書院有興起理學之意夫理學之衰衰於過分門戶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入門途徑不必盡同象山先生曾有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菴似伊川而朱文公則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做著實工夫者惟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實敬其爲人未可輕議其互相推重如此世徒見其著論偶有不同遂各相詆碁

至使理學之壇劃爲鴻溝成公逆知後世流弊勢必
至此欲兼通兩家使歸於一最爲卓識且其學近裡
切己貴涵養實踐不貴爭辨於洙泗爲近其爲人閎
廓平粹志在經世而恥苟合其爲文波流雲湧珠輝
玉潔爲一時著作之冠其釋經研精覃思婉轉歸已
拔義於訓詁之外讀其書可知也今考亭象山之書
皆傳於世惟成公所著自博議外人皆罕覩文統及
五先生集則畧而不備偶於蘭谿學博褚先生處見
其遺集而脫簡不少思得重次灰燼彙萃成集以嘉

惠後學而苦於無貲乃因及門陳允璫謀貲於其季父陳君宸若一言慨諾經今十載不得完本蹉跎不舉今年蘭谿弟子唐思臣購於葉老人之子而得之葉老人者名自合予舊友也少時爲章無逸先生門人無逸先生身任婺州文獻凡遺書之垂滅而不盡者賴以存傳而老人所手抄書不下數千卷向嘗出以示予不知其有呂成公集也今一旦得之十餘年宿願幸而得酬仍謀諸陳君慨然允諾猶初志也方予與陳君訂刻此書時其長子年可十三四眉目娟

秀今已爲諸生次子才思傑出其館甥程君敬一舉
庚子副榜一門斯文之盛斐然駿發記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蓋自其表彰先賢之
一念開之矣安知婺州之學不歸陳氏乎麗澤者成
公講學地也鞠茂草而雜瓦礫不知幾何年矣今張
公於其祠側捐俸重構廣袤精好比舊過之夫有其
地而無其書其學不可興也有其書而無其讀書精
思之人其學亦不可興也今當書院初成而其書復
出此唱彼和不謀而合意有人焉出而講明呂氏之

學者乎婺壤方數百里山川之靈如故也居此土者
豈無英俊宜必有卓然自立者起而共仔肩之以成
賢太守興起道學之意庶不負小鄒魯之名乎其拭
目族之

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自右丞公好問隨駕之武林而知其道之南也呂氏
三朝宰輔文獻名家而三子朝請郎弼中復自武林
遷婺再世而生先生先生得理學正傳心平氣和一
切殫近裏着己工夫嘗曰操存則血氣就軌而不亂
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故其爲文也如匣劒帷燈
渾金璞玉髫時讀其遺編恍見洙泗支流而一種靜
穆之致使人彷彿興起惜世遠年湮殘缺不克概見
庚子夏余膺